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唐芸洲◎著

七剑十三侠

（上）

張仲愈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七

劍

十

三

俠

(1)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唐芸洲◎著

七劍十三俠

張仲愈題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剑十三侠/ (清)唐芸洲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七… II. 唐…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67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七剑十三侠 (上)

(清)唐芸洲 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83

定 价 59.8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回	徐公子轻财好客 藜道人重义传徒	1
第 二 回	海鸥子临别显才能 鹤阳楼英雄初出手	4
第 三 回	伍天豹大闹宜春院 李文孝鞭打扑天雕	6
第 四 回	赛孟尝怒打小霸王 方国才避难走他乡	8
第 五 回	徐定标寻访一枝梅 伍天熊私下九龙山	10
第 六 回	神箭手逆旅逢侠客 铁头陀行刺遇英豪	12
第 七 回	一枝梅徐府杀头陀 慕容贞李庄还首级	15
第 八 回	徐鸣皋弟兄观打擂 飞云子风鉴识英雄	17
第 九 回	雅仙楼鸣皋遇师伯 玄都观严虎摆擂台	19
第 十 回	赛孟尝拳打严虎 罗季芳扯倒擂台	22
第十一回	救义兄反牢劫狱 换犯人李代桃僵	24
第十二回	铁稜关挑灯大战 救妹丈弃邪归正	27
第十三回	警奸王剑仙呈绝技 杀土豪义士报冤仇	29
第十四回	扬州府严拿凶手 轩辕庙锤打夜叉	32
第十五回	赛元庆误落李家店 杨小舫大闹清风镇	34
第十六回	除黑店兄弟相逢 明报应三娘再嫁	36
第十七回	避冤仇四海远游 徐鸣皋一上金山	39
第十八回	非非设计擒众杰 徐庆神箭射了凡	41
第十九回	徐义士二次上金山 众英雄一同陷地穴	43
第二十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狄洪道千里请师尊	46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第二十一回	句曲山侠客遇高人 华阳洞众妖谈邪道	48
第二十二回	徐鸣皋刀斩七怪 狄洪道路遇妖人	50
第二十三回	皇甫良杀人医病 狄洪道失陷王能	53
第二十四回	草上飞踪寻表弟 狄洪道喜遇焦生	55
第二十五回	草上飞斩符常谭闵 狄洪道擒皇甫医生	57
第二十六回	云阳生仗义下江南 王守仁罹祸投钱塘	60
第二十七回	红衣娘单身入地穴 徐鸣皋三次上金山	62
第二十八回	大雄殿众杰逞威能 地穴门侠女显绝技	65
第二十九回	云阳生斩非非和尚 赛孟尝破金山禅寺	67
第三十回	徐鸣皋焚烧淫窟 林兰英父女团圆	69
第三十一回	太平县弟兄失散 石埭镇故友相逢	71
第三十二回	石埭山强徒作窟 望山楼义士施威	73
第三十三回	徐鸣皋力斩五虎将 飞龙岭火炸五雷峰	75
第三十四回	霓裳仙救鸣皋李武 山中子劫罗德王能	78
第三十五回	朱宸濠献美人巧计 唐子畏绘十美图容	80
第三十六回	杨小舫穷途逢义友 周湘帆好侠结金兰	83
第三十七回	王守仁谏纳美人 包行恭遵师下山	85
第三十八回	孙寄安为财轻离别 沈醴泉设计抛钱银	87
第三十九回	睹娇容沈三思恶意 用奸谋苏氏入牢笼	90
第四十回	老虔婆设金蝉巧计 沈三郎蹈杀身危机	92
第四十一回	除奸淫夜斩沈三郎 包行恭大闹杏花村	94
第四十二回	张家堡厮打成相识 英雄馆举鼎遇故人	96
第四十三回	南昌府群英聚首 兴隆楼兄弟重逢	99
第四十四回	一枝梅安义山寻友 徐鸣皋元宵节遇妖	102
第四十五回	安义山主仆重逢 梅村道弟兄聚会	104
第四十六回	黄三保狐假虎威 徐鸣皋为朋雪耻	107
第四十七回	众义士大闹勾栏院 徐鸣皋痛打铁教头	109
第四十八回	军师府铁昂求计 郑元龙走马报信	111

第四十九回	徐鸣皋智料奸谋 李自然发兵遣将	113
第五十回	小侠客箭射至刚僧 邺将军力擒三勇士	116
第五十一回	徐鸣皋一探宁王府 朱宸濠疏劾俞巡抚	118
第五十二回	王府戒严防刺客 村店谈心遇异人	121
第五十三回	宁藩府禁军为盗 赵王庄歃血练兵	124
第五十四回	一枝梅弹打铁教头 三侠士大战邺将军	127
第五十五回	鹪寄生逼走邺天庆 徐鸣皋相会焦大鹏	129
第五十六回	备御敌造奇法炮箭 结同盟合佐玉良才	132
第五十七回	李自然狠心施毒计 邺天庆再打赵王庄	135
第五十八回	霓裳子独救赵王庄 邺天庆枪挑草上飞	137
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炼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显奇能	140
第六十回	徐鸣皋二探宁王府 朱宸濠叛逆动刀兵	143
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传檄江南 玄贞子投书海外	145
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脱凡胎 飞云子斩除淫恶	148
第六十三回	王妈妈谋利亡身 苏月娥贪淫自缢	151
第六十四回	飞云子名言劝世 玄贞子妙术传徒	154
第六十五回	焦大鹏独救苏州城 徐鸣皋三探宁王府	157
第六十六回	傀儡生救万人性命 徐鸣皋遇十世姻缘	159
第六十七回	徐鸣皋了结宿世缘 余半仙摆设迷魂阵	162
第六十八回	孙大娘错斗王凤姑 狄洪道打死常德保	165
第六十九回	十三生大破迷魂阵 众剑客齐会赵王庄	167
第七十回	约后会玄贞子回山 传圣旨张太监遇盗	170
第七十一回	张太监落水庆重生 陆松年设筵款良友	173
第七十二回	陆家湾庄汉说前因 葫芦套英雄诛众寇	175
第七十三回	宁寿宫垂询往事 武英殿召见英雄	178
第七十四回	挂帅印杨御史讨贼 拒叛逆毕知府出征	181
第七十五回	知府尽忠参戎死节 将军建议元帅分兵	184
第七十六回	郭汝曾议守宁远县 徐鸣皋伏兵土耳其墩	187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第七十七回	投密约射矢遗书 慢军心设计骄敌	189
第七十八回	徐鸣皋活捉左天成 一枝梅计败吴方杰	192
第七十九回	西和城慕容行刺 安化县徐庆进兵	194
第八十回	仇游击暗地说前情 杨元帅督兵攻逆贼	197
第八十一回	高铭智败杨小舫 刘杰弹打周湘帆	199
第八十二回	周湘帆中弹昏沉 鷓寄生送药解救	202
第八十三回	鷓寄生力辞杨元帅 王文龙巧激一枝梅	204
第八十四回	李智诚献书诈降 杨元帅运筹决胜	207
第八十五回	一枝梅弹打魏光达 徐鸣皋枪挑王文龙	210
第八十六回	真鏖败投兰州城 鸣皋暂领巩昌府	212
第八十七回	拒王师周昂设毒计 审奸细元帅探军情	215
第八十八回	杨元帅误困兰州 徐指挥踏翻贼寨	217
第八十九回	上密书元帅得消息 托疾病游击设奇谋	220
第九十回	轻骑飞来叛王受缚 诸城克复元帅班师	222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论功受赏 避近幸决计归田	225
第九十二回	杨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讨	227
第九十三回	料敌情一番议论 剿贼寨五路进兵	230

第一回

徐公子轻财好客 藜道人重义传徒

诗曰：

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浓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这首诗乃昔人勉人为善之作。人生世上，好比草木，生前虽有贵贱之分，死后同归入土，眼前的快活不足为奇，须要看他的收成结果。为善之人好比松树，冷冷清清，没甚好处；作恶之人好比鲜花，红红绿绿，华丽非凡。如此说来，倒是作恶的好了不成？只一件，有朝一日到秋末冬初之时，天上降下浓霜，冷冷清清的松树依旧还在，红红绿绿的鲜花就无影无踪了。为善的虽目前不见甚好处，到后来总有收成结果；作恶的眼前虽荣华富贵，却不能长久，总要弄得一败涂地。劝人还是为善好。

国家治天下之道，亦是勉人为善。凡系忠臣、孝子、节妇、义士，以及乐善好施的，朝廷给予旌奖，建牌坊、赐匾额。若遇奸盗邪淫、忤逆不孝，以及凌虐善良的，朝廷分别治罪，或斩或绞，或充军，或长监。特地设立府、县、营、汛等官员，给他俸禄，替百姓锄恶除奸，好让良善之辈安逸，不放凶恶之徒自在。朝廷待百姓的恩德，可谓天高地厚。

只是世上有三等极恶之人，王法也治他不得。看官，你道是哪三等人，王法都治他不得？

第一等是贪官污吏。朝里有奸臣照应，上司不敢参他，下属谁敢倔强？由他颠倒黑白，苛剥小民。任你残暴的官员、凶恶的莠民，只要银子结交，他就升迁你，亲近你；由你两袖清风、光明正直，只要心里不对，他就参劾你，处治你。把政事弄得大坏，连皇帝都吃他大亏，你道厉害不厉害？

第二等是势恶土豪。他交通官吏，攘田夺地，横暴奸淫；或假造伪卷，霸占产业，或强抢妇女，任意宣淫，吞侵钱粮，武断乡曲。你若当官告他，他有钱有势，衙门里的老爷、师爷都是他的换帖，书吏、皂隶都是他的好友，你道告得准告不准？

第三等是假仁假义。他诡谋毒计，暗箭伤人，面上一团和气，心里千般恶毒，比强盗还狠三分。所以吃了他的亏告诉别人，却不相信，都道他是好人；或者吃了亏说不出来，并且他有本领叫你吃了大亏，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还说他是好

人，反去感激他，你道惫赖不惫赖？

所以天下有此三等级恶之人，王法也治他不得。幸亏有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这班剑客、侠士来去不定，出没无迹，吃饱了自己的饭，专替别人干事——或代人报仇，或偷富济贫，或诛奸除暴，或铄恶扶良。别人不去请他，他却自来迁就；当真要去求他，却又无处可寻。他们的本领非同小可，有神山鬼没的手段，飞檐走壁的能为，口吐宝剑，来去如风。此等剑侠世代不乏其人，只是韬形敛迹，不肯与世人往来罢了。如今待我来讲一段奇情异节，说来真个惊天动地！

话说大明正德年间，江南扬州府有个富人，姓徐名鹤，字鸣皋，原系广东香山县人氏。他父亲唤做徐槐，生下八子，鸣皋最幼，人都叫他“徐八爷”。他家世代书香，却是一脉单传；至他父亲徐槐，弃儒学贾，到江南贸易，遂起家发业，至百万家私，财丁两旺。鸣皋天资颖慧，生就豪杰胸襟，童年进了黉门，乡场不利，遂弃文习武，想学剑仙本事，无师传授，只得罢了。他心里总想遍游四海，冀遇高人。到了二十多岁，生下二子。父亲把家财分折，各立门户。他在扬州东门外太平村买田得地，建造住宅，共一百余间；周围护庄河，前后四座庄桥，墙墉高峻，屋宇轩昂，盖造得十分气概；宅后造个花园，园中楼台、亭阁、假山、树木、花卉各样俱全，只少个荷花池。看官要晓得，花园里没有树木，好比绝色美人癞痢头；花园里没了池沼，好比绝色美人双目不明。所以花园里最要紧的是树木、池沼。徐鸣皋见少了池沼，心中不悦，遂命人开挖起来。

哪知开到一丈多深，下有石板；起开石板看时，一排都是大髻，髻中雪霜也似的银子。鸣皋见了大喜，唤家人扛抬进去，总共扛了七八十髻，顿时变了个维扬首富，遂起了好客之心，要学孟尝君的为人。从此开起典当，在东门外开升泉来当铺，数年间各处皆有，共开了三二十月典当。

那些寒士都去投奔他，他来者不拒，无论文人武士、富贵贫贱，只要品行端方，性情相合，便应酬结交。或遇无家可归的，就住在他宅上。后来人多了，乃在住宅两旁造起数十间客房以供居住。每日吃饭鸣锣为号，你道吃饭的人多也不多？昔年孟尝君三千食客，分上中下三等；他数目虽远不及孟尝君，只是一色相待，不分彼此。内中有几个最知己的结为异性骨肉，照他自己一般供给，终日聚在一处，或是谈论诗词歌赋，或是习演拳棒刀枪，或弹琴弈棋，或饮酒猜枚，或向街坊游玩，或在茶肆谈心。鸣皋为人做事样样俱好，只一件毛病：若遇暴横不仁之辈，就如冤家一般，所以下回遭此祸害，几乎送了性命。

后来食客到三百余人，其中虽有文才武勇及各样技艺之人，但皆平常之辈。只有一个山西人，姓藜，没有名字，别号“海鸥子”，道家装束，人皆呼他“藜道人”，曾在少林寺习学过十年拳棒，后来弃家访道，打扮全真模样，云游四海，遇见不少高人异士，本领越发大了。闻得扬州东门外太平村有个赛孟尝徐鸣皋，轻财好客，礼贤下士，结纳天下英雄豪杰，就去相访。鸣皋见他仙风道骨，四句光

QiJianShiSanXia

景，眉清目秀，三绺长须，举止风雅，扁折巾，茧绸道袍，红鞋白袜，背上一口宝剑，手执拂尘，似画上的吕纯阳，只少个葫芦。知他必有来历，随即留在书房，敬如上宾，特命小童徐寿服侍；闲来就与他饮酒谈心，知他有超等武艺，无穷妙术，一心要他传授。每逢说起传授剑术，他便推三阻四。鸣皋是爽快人，见他推托，说过二回，就不再提，只依旧款待，毫无怨悔。

半载有余，海鸥子见鸣皋存心仁义，为人忠信，那天对鸣皋说：“贫道蒙公子厚情，青眼相看，一向爱慕剑术，未曾相传，不觉半载有余。如今贫道欲想去寻个道友，孤云野鹤，后会难期远近，故把些小术传与公子，不知公子心下如何？”鸣皋闻得肯传，倒身下拜，口称：

“师父在上，弟子徐鸣皋若承师父传授剑术，没齿不忘大德！”海鸥子慌忙扶起，道：“公子何必如此！然贫道只可传你拳棒刀枪与飞行之术，若讲到‘剑术’二字，却是不能。并非贫道鄙吝，照公子为人尽可传得，只因你是富贵中人，却非修仙学道之辈。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炼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此剑方才有用，非一二年不可。”鸣皋将信将疑。



第二回

海鸥子临别显才能 鹤阳楼英雄初出手

话说藜道人道：“炼成宝剑，再学搓剑成丸之法，将三尺龙泉搓得成丸，如一粒弹子相仿；然后再学吞丸之法，不独口内可以出入，就是耳鼻七窍皆可随心所欲，方才剑术成功。此非武艺，实是修仙一道。只因欲成仙道，须行一千三百善事。你看那采阴补阳的左道旁门，妄想长生，反不得善终。皆因未立为善根基，却干淫欲之事！所以修仙之道，或炼黄白之丹，点铁成金，将来济世；或炼剑丸之术，锄恶扶良，救人危急。要行善事，先立神仙根基。为善不可出名，出名就不算了。说起修仙之道，今公子名闻四海，反是坏处。若公子要学仙道，只要把家财暗行善事，何必学剑术，去荒山受六七年苦楚？但看历古以来剑侠客仙替人报怨，救人性命，皆不肯留名，又不肯受谢。他却贪着什么！”

鸣皋豁然省悟：“承蒙师父指教，弟子闻所未闻，茅塞顿开。只求师父教我拳棒刀枪便了。”此后，他二人认为师徒。海鸥子把全身武艺传授与他，教他运学内功之法，日在花园耍拳弄棍，夜在书房习练兵书战策。鸣皋原系武艺精熟，秉性聪明，更兼一意专心，不上三月，大略尽皆知晓。

这日，海鸥子道：“贤契，你的拳棒功夫尽得门路，飞行诸术亦略可去得。只须用心习练，自能成就。贫道即日动身寻访道友。你学成本事，凡事仔细，不可粗莽，伤人性命。况世上高人甚多，不可自以为能，轻易出手。牢记我言为要！”鸣皋道：“师父何故如此要紧？再住几时，弟子少尽孝敬之心，亦可多受教益。”海鸥子道：“贤契不知。我们道友七人皆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次，痛饮一回，再约后期，来年某月某日在某处聚首，从此又各分散。到了约期，虽万里之遥，无有不到；聚首之后，再约来年，从无失信。如今约期已至，故此贫道须去。小童徐寿伏侍我许久，待我携他出去，也可教他些本领。未知贤契心下如何？”鸣皋道：“极好。这是他有福。”取出两套衣服、百两黄金并一包碎银，一总打成衣包，命徐寿背了，亲送约十里。海鸥子再三相辞，鸣皋只得拜了四拜，就此作别。

天色已晚，鸣皋一路思想：“他在我家将近经年，只见他的拳棒，从未见他剑术功夫，莫非他此道未精？”到了书房，几个结义弟兄都在闲谈。鸣皋见书案上有个纸包，分明是方才赠海鸥子的十条金子。“难道我忘放在衣包内不成？”取在手中一看，上面写有两行字，果是海鸥子笔迹：“承蒙厚赐，衣服银两领收，

QiJianShiSanXia

黄金原壁。”便问众弟兄：“我师父几时来的？”众人道：“我们闲谈已久，并无一人到来。只是方才起了一阵怪风，把帘子吹开。莫非他就是那时候来的？”鸣皋道：“一定是了。”大家赞叹一番。看官要晓得，剑术最高的手段，连风都没有。在日间经过，只有一道光，夜间连光都不见，除非同道中才能看见。海鸥子的本领究竟算不得高，故在他们七弟兄之中乃是着末一个。

徐鸣皋习练拳棒，渐渐精熟，也能飞檐走壁。光阴如箭，不觉又是一年，正是暮春天气。日长无事，与两个好友结为兄弟，胜如桃园。一个姓罗名德，字季芳，新科武进士；一个姓江名花，字梦笔，博古通今的孝廉。三人到城中游玩，来到一座酒楼，是扬州有名的“鹤阳楼”。相传昔年曾有神仙在此饮酒，吃得大醉，提笔在粉壁上画个纯阳仙像。店主人以为雪白的墙上画个吕纯阳不雅观，叫匠人把白粉刷没。哪知今日刷白，明朝仍旧显出。众人骇异，告知主人，再命匠人厚刷一层。哪知到了明朝，依旧显将出来，方才醒悟这个饮酒的就是吕仙！因此把店号改为“鹤阳楼”。生意顿时兴旺，四处闻名，直到如今那楼上仙踪仍在。

鸣皋等三人拣副沿窗座头坐下。酒保问：“徐大爷点菜。”鸣皋让罗、江二人点过，自己也点了几样。少顷摆了一桌上等佳肴，极品美酒。三人欢呼畅饮。罗季芳虽中了武进士，却是个呆子，生性粗莽，为人忠直；江梦笔精细，温柔谨慎。他三人性情各别，却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异性手足。罗季芳最长，俱称他大哥，鸣皋第二，梦笔最小。

三人正吃得杯盘狼籍，七八分酒意，忽听楼下一片声闹将起来，内有喊叫救命的，却又娇娇滴滴，好似女子声音。季芳放下杯箸跑下楼。鸣皋推开楼窗一望，见街坊上拥挤满了，一时看不清，遂向梦笔道：“三弟且坐，我下去看来，怕这呆子闯事。”言毕飞步下楼。正是：闭门休管他家事，热衷招揽是非多。

且按下这边，再说南门外李家庄有个员外，名叫李廷梁。他父亲在日，官为兵部尚书，平生别无过恶，只是欢喜银子，所以积下百万家私，单生这一子。廷梁少年公子，并未出仕，因他家财豪富，所以都称他“员外”。真个金银满库，米麦盈仓。只是美中不足，膝下无儿。到了四旬以外，偏房卢氏一胎生下两儿。廷梁大喜，一个取名文忠，一个取名文孝。兄弟二人相貌各异，性情各别，只是存心不正，相去不远。文忠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武艺高强，广有谋略，外面温和，内里凶恶。他虽心中极怒，面上笑傲自若，只是生出计来，叫你知他厉害，扬州人与他起个绰号叫“玉面虎”。文孝生得身长面黑，鼻大眉浓，二臂有千斤之力，性如烈火，专好使枪弄棒。廷梁对两个儿子一般溺爱，一心要他成名，重资聘请名师，每日跑马射箭，耍拳弄棍。文孝到十七岁上得了个武秀才，靠父亲宠爱，横行无忌，奸淫妇女。人都怕他有财有势，亦与他起个混名叫“小霸王”；到了二十岁，越发无法无天，强抢女子，打死人命，无所不为，廷梁都禁他不得，只把银子结交官吏。俗语说：“天大的官司，要地大的银子。”所以李文孝更加胆大，看得人命

如儿戏，强抢如常事。

那日同个门客，叫做花省三，是个详革秀才，虽有智谋，略知诗画琴棋，只是品行不端，胁肩谄笑，三十多岁，獐头鼠目，白面微须，在李府走动，奉承得李文孝十分信他。当时二人出门，说说谈谈，不觉已进南关。文孝道：“老三，偌大个扬州城，怎的绝少美貌姑娘？前日去过几家都是平常。今日到哪里游玩？”省三道：“大教场张妈家姑娘最多。近日听得来了两个苏州妓女，一个叫做白菜心，一个叫做赛西施，都是才貌双全。我们何不去见识见识？”二人遂向东而行。

不多一刻，早到张妈家门首，只见好座房廊，上边写着“宜春院”三个大字。二人丢鞭下骑，早有外场迎接，道：“请二位爷里面奉茶。”二人进了院子。

第三回

伍天豹大闹宜春院 李文孝鞭打扑天雕

却说李文孝同花省三进院，张妈出迎，问过贵姓尊居，叙过寒暄套语，小鬟送上香茗。省三道：“张妈，多时不见，生意却恁的好！”张妈道：“全仗爷们照顾。花大爷许久不蹈贱地，想是怠慢了大爷。今日什么好风吹送到此？定是挑挑我哩！”省三道：“休得客套！这位李大爷闻得你家新来两个苏州姑娘，特来赏识。快叫她们出来相见。”张妈便叫小鬟去唤这二个妮子出来。

小鬟去了好半歇方才出来，对张妈道：“伍大爷只不放姑娘。”李文孝久已焦燥，因要见美人，还耐性守着；听得不肯放出，顿时大怒。正待发作，张妈上前赔笑，干不是万不是地赔罪，道：“大爷息怒。前天两个山东人在此连住几天。他们是远方人，不知李大爷到来，所以如此。请稍待片时，我唤妮子出来赔罪便了。”花省三也说了几句好话，文孝只得将一股怒气重新按下。

张妈去了多时，只不见出来。文孝是个性急之人，哪里耐得住？顿时闹将起来，大骂：“大胆贱人，敢瞧我大爷不起！哪里来的野忘八，敢到这里装架子？”飞脚把桌子翻身，天然几摊倒，花瓶插镜打个粉碎；提起椅子，使个盘头，上面挂的八角琉璃灯好似鹰雀般飞舞满堂，室中什物打得雪片也似。花省三晓得劝他不住，只得由他。

里面的山东客人姓伍名天豹，是九龙山的强盗。他山上共有三个弟兄：为首姓徐名庆，善用一把单刀，飞檐走壁，武艺高强，兼且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人都叫他“神箭手”；第二个就是伍天豹，绰号叫“扑天雕”，使得一条好铁棍，江湖上颇有名；第三个叫伍天熊，乃伍天豹嫡亲兄弟，年纪虽小二岁，本事却胜

哥哥，善用两柄铜锤，江湖上叫他“赛元庆”。三位英雄在九龙山聚集三五千喽兵，专劫来往客商；哪怕成群结队，他定要均分一半。若倔强对垒，只是白送性命。倒有一件好处，邻近村庄不去借粮打劫；小本客人单身经过，他却看不上眼，吩咐喽啰不动，所以官兵未征剿过他。

伍天豹闻得扬州城酒地花天，正值三春，柳绿桃红，带个伴当来到扬州，在宜春院寻乐。见赛西施、白菜心犹如月里嫦娥一般，他便着迷起来，住在院中半月有余，费了几百两银子。忽闻要唤她两个出去陪客，怎肯放出？张妈蜜语甘言，伶牙俐齿，再三恳求；正在两难，听得外面打架之声。丫鬟、仆妇人等流水般奔将进来，道：“外面不好了！把厅堂上打得无一完全，如今要打进里边来也！”伍天豹正心中不悦，一闻此言，勃然大怒，噗地跳将出去。众姑娘欲想扯时，哪里来得及？

李文孝正在打得兴头，忽见个黄脸长大汉子从里边抢出，知道是山东客，便把椅子劈头打去。伍天豹闪过，顺手扯得一只紫檀桌子脚，就在堂中打将起来。一来一往，约有十余回合，伍天豹渐渐抵敌不住。他的伴当也是个小头目，上前来帮，只是本事平常。两个打一个，李文孝全不放在心上，取出条七节软鞭，运动如风。他二人皆着重伤，情知敌不过他，抽空逃出门外。文孝也不去追，只向里边打去。

张妈慌了手足，挽了赛西施、白菜心，跪在地下哀求，文孝方才住手。张妈忙吩咐摆上酒席，引文孝、省三到了内房，千招赔万招赔地奉承。李文孝是何等横暴之人？却弄得过意不去，命花省三写了三十两银票，自己画了个花押，付与张妈：“我毁了的東西，你可到南门内李源泰盐铺领取便了。”张妈接了银票，千恩万谢地叩谢，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俗语云：“头发丝缚得老虎住。”况且娼妓、鸨儿口似饴糖心似刀，这张嘴何等厉害？把个如狼似虎的李文孝弄得良心发现，将银子赔偿她。

当日酒阑席散，赛西施伴了李文孝，白菜心与花省三，同赴阳台，终不过是那话儿罢了。李文孝原是个残暴不良之辈，生性厌旧喜新，哪晓得温柔缱绻？初见好似饿鹰见食，恨不得一时把她连皮带骨囫囵吞下肚里；及至到了手时，他便平常得紧。

一宵已过，到了来朝，各自起身。梳洗已毕，用过茶点，便同花省三到街上游玩。六街三市，热闹非常。来到城隍庙门首，见一个女子袅袅婷婷走出，淡妆布服，生就国色天姿，柳眉杏脸，樱口桃腮，月白单衫，罩件玄色花绸的半臂，罗裙底下微露金莲。文孝魂灵儿飞在九霄云外，站在门旁，瞪着眼睛对她呆看。那女子见李文孝面如涂炭，身上却穿得花蝴蝶一般，站在那里张着口只对她看，不觉向李文孝嫣然一笑。这一笑实是千娇百媚，李文孝恨不得上前搂抱才好。

花省三早已明白，便道：“二少爷，这个雌儿好么？”李文孝道：“美貌女子

也见得多了，从来未有她的标致。若得与她睡一夜，明日死了也是情愿。只不知她家住在哪里，何等样人家妻子？”省三道：“她家就在庙后小弄内，名叫巧云。丈夫也是个秀才，姓方名国才，家中极其贫苦，门下与他相识。前日曾寄个字条与我，托我举荐对门史家两个儿子到他家读书，字条还在我腰里。他有个哥在这城隍庙做香火，方才谅来去向她哥哥借贷。”文孝道：“老三，你可有什么计较，想一个出来。若得与她成就美事，谢你五十两银子。”省三道：“这个容易。且回家中，包在我身上便了。”

二人一路走一路说，早到宜春院，叫外场牵过马，跨上鞍鞦，出南关加上几鞭，回转家中。文孝问：“你用什么计较，须要长久才好？”省三道：“少爷且莫性急，我有道理在此。”向身边摸出张字条：“这不是他的亲笔？待门下仿其笔迹造张借券，写上二三百两银子。明日送到府里，叫王太守追办，必将方国才押在刑房。只消化费些银子，把他弄个有死无生。当夜进一纸病呈，明日报了病故。然后听凭少爷，或央媒婆说合，或设计骗她来家，便好与她成亲。你道好么？”

文孝只把头摇：“不好。照这样噜苏，少则十日半月，我却等不得。”省三道：“也罢。索性走这条路吧。少爷明日一早带十几个家丁，打一乘小轿，竟到方国才家取讨银子。他若没时，便把巧云捉在轿内，吩咐家丁抬到家里，当夜就与少爷做亲。方国才一个穷秀才罢了，只要王太守那里用些银子，堂断他五十两，叫他另娶一个。这条计好不好？”文孝大喜：“此计大妙！足见老三有些智谋。快快造起借券！”省三道：“造借券容易。只是一件，这票上须要个中人，却写谁是好？”文孝道：“中人除了花省三，还有哪个？”省三道：“可又来！想我花省三承蒙少爷抬举，难道中人都都不肯做？”文孝道：“老三不必做作，事成后谢你一百两银子。”省三道：“银子小事，少爷面上情义要紧，就做这一次罢了。”

第四回 赛孟尝怒打小霸王 方国才避难走他乡

却说花省三当夜做成假券，来日天明，文孝拣选二十个精壮家丁，备一乘小轿，便要起身。省三道：“且慢。城中不比乡下，究竟是个府城。干这事须审万全，带几个教师去，以防不虞。”文孝道：“也说得是。”遂唤四个教师同去。这四个教师就是马忠、白胜、徐定标、曹文龙，都是轻装软扎，各带暗器。李文孝、花省三上马前行，一众人等在后，向南门进发。

少顷进得南关，转弯抹角，径到城隍庙后街。省三吩咐众人在门外伺候，自

QiJianShiSanXia

己去方家叩门。国才出来，一看是花省三同他的东家，便道：“花兄难得光临。”省三道：“方兄，你去年借李公子银款已久，本利全无。公子亲自来取讨。”国才道：“小弟从未向李公子借过分文，怎说什么银款？”李文孝喝道：“胡说！你既未借银子，这二百两借券可是你亲笔写的？现有花老三居中，你想图赖不成？”便把借券交与省三：“老三，我只向你说话！”国才道：“不妨，有官长在彼，自有公论。你伪造假券，诬赖良民，还当了得！”说罢向里就走，却被李文孝一把扯住，省三假意劝解。

正在交结不开，巧云听得丈夫被打，慌忙走出。省三对四个教师把嘴一努，马、白、徐、曹一齐上前，将巧云如鹞鹰捉小鸡般提将出来，放在轿内，众家丁抬起轿子，拥着便走。李文孝方把国才放了，一跤跌倒在地，还指着骂：“赖我银子，且把你妻子做押当！你只拿二百两银子来赎去便了。”说罢与花省三上马，追轿子去了。方国才气得目瞪口呆，爬起来追上喊叫：“反了！青天白日，在府城强抢秀才妻子，王法都没了！”一面喊一面追。巧云被抢在轿中，知是昨日的缘故，一路哭哭啼啼，来到鹤阳楼下，听得丈夫追喊上来，没命向轿门撞将出来，跌个金冠倒挂，头上鲜血迸流。众家丁只得把轿停下，上前扶她起来。巧云大喊救命，死也不肯起来。恰好方国才追到，见妻子这般光景，上前扯住痛哭。李文孝命教师扯开，哪知二人拼命抱住不放，随你打死也分拆不开。此处乃最热闹的去处，一时间看的人塞满街道，弄得花省三搔首挠耳，没个主意。

正在扰攘，惊动鹤阳楼上罗季芳、徐鸣皋，下来见这般形景，分明强抢人家妻小。鸣皋无明火起，上前把众教师解开口道：“且慢动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何把他这般难为？”马忠认得他是个不好惹的，向众人丢个眼色，都放了手。马忠道：“徐大爷不知，这方秀才欠我们主人二百两银子，图赖不还，所以把他妻子去做押当，不干我们的事。”鸣皋道：“既欠你主人银子，也好经官追缴，岂可强抢人家妻子做押当？”方国才知道徐鸣皋仗义疏财，一五一十告诉一遍。鸣皋问：“你的主人是谁？”马忠道：“南关外李家庄李二公子。”鸣皋冷笑道：“我道是谁，却是李文孝这忘八！久知他是个持势欺人的恶棍，如今索性青天白日在府城强抢人妻子，王法何在？”

李文孝心上大怒，正要发作，有些畏惧他的本领，况花省三在旁按住，所以耐着性子，看他怎的；忽听忘八恶棍地骂，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从马背跳将下来，推开众人，喝道：“禽娘贼！我讨银子，干你甚事？你帮他图赖么？”举拳照徐鸣皋劈面打来。鸣皋想：“久闻小霸王名气，不知有多少实力，待我称他一声。”起左手一格，果有七百余斤骁勇；又把右手还敬他一拳。二人正在交手，罗季芳蓦地跳入，把马、白、徐、曹乱打，一时间街坊闲人纷纷躲避。

方国才趁机领妻子在人丛中走了，回家思想此事不得开交，恶贼有钱有势，官吏都皆回护，输赢皆饶不了他；左思右想，还是走为上着，遂同妻子把衣被细